

「水的文化理念」評論

漢寶德

本文自人與水「緣」的角度，討論水的文化，在今天的台灣環境保護運動中，是很值得思考的觀點。希望經由此一課題的討論，引起本省環境規劃與資源運用等基本觀念的改變。

郭小姐的文章，提出自來水文化與河川文化之不同，以區別現代都市文化與前工業時代的田園文化，是很重要的觀點。現代化的歷程就是人類為求生活之改善，以人的智慧改變環境，滿足生命需要的歷程，河川是眾多被犧牲的環境要素之一。今天回顧現代化的歷史，覺得我們得到的，與失去的相較，有得不償失之感。「自來水文化」是消費文化，代表了現代社會無限浪費資源的人生觀與經濟體系。我們應該深自反省。自「河川文化」的時代找回一些偉大的價值，來充實、補正我們迷失的心靈。

對於這篇文章，本人有一點補充，一點建議。

第一點是水的文化的兩種形態。

水是人類的生命線，因此一個文化在它形成的時期，往往因水的條件不同而塑造了不同的文化性質。其中最容易分辨的兩種性質，一是多水的文化，一是缺水的文化，在多水的文化中，河川縱橫，水源充沛，人與水的關係非常親近，因此文化具有柔性。在缺水的文化中，河流稀少，

雨量有限，人求水而不得，水具有珍稀性，其地必多土、石，少綠意，因此文化具有剛性。

自文化的性質看，多水的文化，是詩的文化，是浪漫的輕靈的文化。這是水鄉的特色。在生產技術上，正如郭小姐文中所說，是灌溉渠道的開闢。而這些渠道終於成爲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多功能的網路、最有名的例子莫過於江南的水鄉。那是文人雅士們的夢中故鄉，是水墨畫的故鄉。

而缺水文化，是哲學的文化，是紀律與規劃的文化。水是珍貴的，因此植物是稀少的，水成爲生命的象徵，在缺水地區的豪華宮室與庭園中，水流代表一種權威，也是思想的泉源，有哲學家與宗教家的氣質。

台灣的水文化由於水多而流速並不具備這兩種特色，前工業時代，對水只有利用的觀念，缺少明確的文化理念。這是台灣的「水緣」近年來迅速消失的原因之一。

至於建議，則在於如何重建水緣上面。

重新開發水面與都市居民的關係，「創造新的水緣文化」，最近若干年來，在世界各地已廣泛的展開。其要點在於把過去以支援工業爲主的功能，轉移爲可親近的娛樂的功能。最有名的例子是美國德州聖安東尼奧市的河川，自排水道改爲觀光使用，提昇該市環境品質，並賺取大量商業利益。至於各大都市，如紐約之哈德遜河岸，倫敦之泰晤士河岸，均陸續自棧房、工業運輸碼頭，改爲遊憩性水岸設施之用，大大的改善了環境的品質。

台灣的河川，由於氣候與地理的條件，時有難於駕馭之困難。因此在提出水的文化理念的同時，我們也希望看到如何重建台灣所特有的水文化的原則性建議。如果本文能在「台灣文化的根源」一節，對台灣水文化的特色作更翔實的分析，也許可以對重建水緣的方法上，提示若干重要

的方向。

堤防是一堵牆，但是還有一種無形的牆，那就是視水為排水溝的民衆心態。前者是物質的，是防洪的措施，後者是精神的，是心靈的障礙。要建立水的文化，先要有「樂水」之心。

養成視水為生命泉源的文化觀，排除恐水症的心理威脅，也許是重建水緣的第一步。

研討內容

發 言

一、劉成均（夏威夷大學教授）

請教主講人和評論人，在發現人跟水的疏離感之後，應如何重建跟水親近的文化，是否能就文化，而拋開工程方面，能有一些積極的作法？

二、陳化義（職業律師）

剛剛郭女士提到堤防是我們親水的最大障礙，這讓我們意識到堤防在水資源保護、水的充分利用及保護居民安全方面，這三者有矛盾存在。而矛盾的調和是需要重建河川的自然景觀。當堤防無法發現它的功能時，我們必需考慮其存在價值。

三、陳國成（中興大學環工系教授）

夏教授提到很多都市裡的河川都因加蓋而不見了，而加蓋的目的是爲了蓋停車場或做交通道路使用，這方面我們很憂心。以台中的綠川、柳川爲例，我們一直不希望它加蓋，但卻因汽車成長速度太快的理由，而抵擋不住。一個都市本身文明與河道本身的水源有密切相關聯，台灣僅有一些不像河道的河道，而我們還不能保護，這是值得深思的。另外，從化學方面來看，因爲水要見到陽光及空氣的氧才會有自淨的作用。如果加蓋或在地底下，則水的很多重要功能就要消失了

，所以在這方面來講，我們要呼籲重視水，並且多接近大自然的水。

四、陳秀惠（主婦聯盟）

台北市淡水河有六五%的污染是來自家庭廢水，主要是因為台北市缺乏衛生下水道。在執政當局認為很髒、很不好的時候，就用一道牆將它圍堵起來，我們要如何去親水便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期待主婦聯盟能行使一項重大的工程，即喚起淡水河兩岸的百萬居民一起整治淡水河。例如：由主婦聯盟倡導居民少用非肥皂，即合成清潔劑，再加上各大媒體的配合，期望使用肥皂的觀念打入每戶人家，使淡水河能有清淨的一天。當淡水河乾淨的時候，我們才會真愛台北這塊土地。希望能透過這次活動來發起住民運動，來關心我們所住的台北市。

五、趙鏡中（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請教郭女士，文中以自來水文化和河川文化作一種科技和自然對立的象徵。但，今天從污染的情形來看，這樣的對立有什麼意義？是否這些問題只要交給科技就夠了？第二個問題請教漢教授，您在評論文中提到「多水文化歸類為詩的文化，缺水的文化歸為哲學文化」，這樣的歸類是否太簡化？漢教授是否有什麼特殊的意義？

六、陳炳煌（東海大學環科系教授）

漢教授的「多水文化」，我也覺得很有趣。台灣的自然條件在過去和現在還是一樣的，但因人口增加過多，且產業活動增加，相對的，對水的需求也增加很多，台灣是否也因此而慢慢變成一種缺水的文化。面對這種變化，在台灣生活的人是否要從詩人變成哲學家。第二個問題請教夏

教授，您對於文化的現象似乎將之歸因於政治上的缺失。現在面對解決問題的時候，是否從文化上著手可以改變這種現象，還是要回頭去找政治上的解決方案？

七、黃宗煌（清大經研所教授）

請問郭女士，您好像認為目前水源的缺乏是由於科技產品所致，例如：礦泉水、自來水、甚至堤防。個人的淺見是認為科技的東西並非造成水源缺乏的重要因素，而是在於我們如何做。另外，請問夏教授，你提到旱災、水患是人患，非天然災害，此種人患是指什麼？與其他世界各國的人患有什麼差異？

回答

一、郭中端（報告人，環境造形研究所代表）

關於自來水文化和河川文化的對立問題，二者在型態上，人與人的關係上是對立的。我們在使用河川文化時，人口並不多。隨著人口及生活型態的改變之下，慢慢變成自來水及科技領導，當初可使用的型態在今天看來很多地方變成不可理喻。例如：剛剛所說的台中市民權路上的某一聚落，在七、八年前，他們尚有一套用水倫理。像規定洗衣的時間，幾點鐘關燈，還要輪流打掃。他們使用這條河川，上、中游距離不到五公尺，髒東西在下游洗、乾淨的在上游洗。而人與人的關係因使用這東西而建立一種秩序。這是目前人跟人最缺乏的基本關係——即人在空間使用上的秩序。反觀今天的自來水，我們在使用時並不會考慮它的來源和去處，及如何去用它，反正流到加蓋水溝去，眼不見為淨。如此，也就建立不了使用的秩序了。以上所講的皆是對立的

。其實越是高科技發展，越需要一些倫理和人性，來保護我們的國土、山川。希望我們不致造成「國在山河破」的情況。我們在使用自來水時，也希望能在河邊戲戲水、到海邊游泳。我認為自來水與河川應該並存，尤其越高科技，越應該恢復去親近、接近水邊。

二、漢寶德（評論人，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館長）

我同意剛才郭小姐的看法，我再補充一點。在人與水的關係上，就科技而言，完全沒有矛盾，科技越進步，用水方法就越多。其中關鍵在於你喜不喜歡親近水。比如台北基隆河的整治，想要截彎取直，我是不太贊成這種作法。我覺得彎彎曲曲很有意思，那是一個自然生態，只要用現代科技就能把它弄得乾淨。若真有親近水的理念，一定會想辦法解決，而不會煩洪水的問題。洪水來了，了不起走開嘛！或者用科技來解決、避免這問題。我覺得理念的問題非常重要，希望大家能建立親水的理念。沒有科技，無法保留完美的環境，過去的水當排水溝，現在進步了，不當它是排水溝。這在工程界和文化界應持共同的觀點，而非對立的。

至於詩與哲學，我的目的是在加強其觀點，我們與水的關係遠超過我們所想像的重要！今日印度和中東所產生的文化，或者中國北方和南方之間產生不同的文化特質，這就是跟水直接有關的。所以，我們不僅思考用水，還要思考更高層次文化的理念。希望大家能更關懷這件事。

三、夏鑄九（評論人，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我想強調的是水跟政治有關，但是，文化有它的特殊性，因人終究還是文化人，而它也跟政治有關。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理解台灣的水跟美國的是不一樣。日本跟美國有一相同的地方——他們對自然的態度都是資本主義的，將水生產出來、消費、排除。與台灣所不同的是他們是資

本主義發達的國家，而台灣被稱爲新興工業國。我想，或許理解台灣的水，可從過去這三十年台灣是如何變成一個新興工業國的特殊性來了解。我不同意將水的處理和科技對立起來，而是要看人如何社會性的發展科技或處理水。因此，我們要理解台灣的水，不如從台灣的社會、政治過程中去理解水。

所以，我強調二點：一、國家的政策。水也要透過公共政策，我們才能看到水是怎麼樣地被社會、被政治污染、被防堵……。二、是社區的組織與動員。台灣目前的問題其實是台灣社會還不夠成熟所致。台灣城市並不能被稱爲一個市民城市，如何讓社區或者小的單位能有機會讓他們把對地方的水或環境的關心表達出來，這是台灣社會民主化的必經過程，即民衆對公共領域的重視就會挑戰國家公共政策的過程。我強調日常生活中對於國家以發展掛帥的反霸權戰鬥，這是政治跟文化的事情，如果能在文化上反省所帶來的迫害的話，台灣水的問題就能解決。而且，讓社區性、地域性的聲音出來關心水，再配合科技，或許水的問題便能指日可待。